

新时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工作者的使命

王绍玉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是一个优秀民族的特质，也是一个国家昌盛腾达的基本条件。在新时代，理论语言学工作者应该为繁荣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思考，明确自身所肩负的任务与使命。

理论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历史悠久，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面对时代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全面提升，中国理论语言学工作者需要理性地思考下列五个问题。

首先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人的生命包括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关于自然生命的学问是科学，关于人的文化生命的学问是人文，尽善尽美的生命包括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语言科学倾向于人文科学，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认为语言科学要尽量与自然科学保持适当的距离。其实，作为先进文化的共同组成部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仅表现为相互间的差异和区别，而且也体现为相互间的沟通和补偿。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合力的推动。《大学》《中庸》的大道重视人文精神，但亦包含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发展虽然提倡科学精神，但并没有忽视人文精神，其科学哲学本身就包括伦理学及美学。理论语言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的引领和支撑，因为科学无国界，理论思维上的“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不再能成立了，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早已成为世界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不迷信权威、不承认绝对的中心，中西语言学的不同，不是你非我异的差异，也不是优劣之别，恰是代表了语言学类型的分布和特色；科学尊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越来越成为常项，而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工程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更趋向于与自然科学的合流生长。所以，科学与人文是不能分割的，奉行人文精神的语言科学只有自觉地把科学精神内蕴其中，它才更富于清晰性、准确性，才能作为文化的载体发挥更大的作用。

次则是“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应用科技、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史称“西学东渐”。与此概念相对，还存在“东学西渐”的说法，指的是一个和“西学东渐”互相补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这段历史横亘一千多年，西传了东方的造纸术、磁学、丝绸、印刷术、茶叶、园林艺术、冶金、造船、桥

Discourse Equivalence as a New Translation Criter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Foreign-Oriented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ystem

Abstract: It is the theme of the time to tell the true story of our country and make our voice heard by innovating the ways of foreign-oriented publicity translation.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changes in our understanding to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proposing to rethink the criteria of

translation and set discourse equivalence as a new translation principle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time and to innovate the foreign-oriented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ystem. To realize such a goal, translators at large should show special concern to the recipients, contents, methods and participants of foreign-oriented communication, as to achieve equivalent effect on the discourse level.

Keywords: translation; discourse equivalence; foreign-oriented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ystem; innovation

(上接扉页)

梁技术等,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再次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文化领域的“东学西渐”之声再次响起。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理性应该战胜一切,我们不应该一味媚洋,但也不应该妄自尊大,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是本土化研究和学术流派的建设。一,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语言学资源丰富,语音学、语义学、文字学、书面语研究独具特色,我们要善于挖掘、探索、固本求元;二,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坚持创造性地为我所用的原则,学会用语言学的前沿理论来探讨中国语言学的问题,推进语言学的本土化进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后,各种人类知识都应按应有的学术框架加以重新整理与定位,中国的语言学研究需尽早、尽快、尽好地建立一套科学的语言学观,使中国学者的理论学说成为世界语言学主流学说之一。

再则是范式与方法。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的,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准确地讲,范式指建立在一定哲学基础之上的某历史阶段和某学界提出的科学研究以及新的知识聚合关系的方法论。由此来看,范式和方法论相关,而方法更多是与运作层面、操作程序发生联系。在西方语言学发展史上,语言学迄今大致经历了4种基本范式:历史比较范式、结构—系统范式、社会范式和人类中心论范式。由于当今语言学话语的西方强势主导,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以西方语言学范式为标尺来看待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认为中国的研究只有方法而无方法论,中国只有语言研究而无语言学。殊不知,“语言学在古印度、古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等几个不同的文明中心产生,它们根植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范式。汉语的特点及其书写符号——汉字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个性决定中国语言学的个性,不能以根植于西方语言和文化土壤的语言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语言学是不是语言学及其优劣”(赵世举,2018)。因此在学习西方语言学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冷静洞察支撑中国语言学研究之语言及文化基础,认真梳理语言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深入研究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规律及问题,汲取自身的营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又则是对话与交锋。长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处于各种“分治”和“独白”状态:前者表现于汉语语言学界与外语语言学界之间,呈两张皮,无事不相往来,缺乏必要的对话;后者表现于中国语言学界与外国语言学界,尤其是与西方语言学界之间,各说各话,自我独白,无心对话,无力交锋。如何破除这一窘状,消解汉外语言学间的隔阂并让中西语言学展开充分的交流,尤其要让中国传统语言学精神成为世界语言学共享的财富,同时在彼此对话中完善并发展语言学理论,这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对话与交锋是一种自立方式,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要想融入世界语言学潮流并赶上潮头,一是汉外语言学界携手并进,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变“相轻”为“相重”,走“一体化”发展之路;二是中国的语言学学术传统不仅是西学的

重要“异他者”，而且是其必要的对话者和补充者；三是作为富有底蕴的传统优势研究领域，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一定要善于用我们自己的表现方式与世界现代语言学理论展开全面的思想交锋，在交锋中获得话语权，在交锋中求得自立；四是互动与互赢，中国语言学工作者的贡献，一方面有助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自我反省和调整，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人文科学本身的现代化发展。

最后是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语言学界所争论的问题，常常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轻视实践研究的“理论至上”倾向，另一种是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唯实践论”倾向。以往学界对“理论至上”倾向有过认识和分析，而对“唯实践论”倾向却顾及不够。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实践当分两解。一是为己存在而实践。那种“语言学只能纯粹地研究语言本身”的观点是有害的，中国语言学界引以为豪的训诂学不正是通过对字词句的研究来实现对经典的阐释的吗？而世界语言学也无不是为了经典诠释、哲学思辨、语文教学、宗教传播、军事活动等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所以，实用研究并不脱离理论，其立足点和核心还是语言研究。二是为它服务而实践。语言并不是孤立的空壳实体，它不仅要依存于更应服务于人、社会和文化，只有联系实际，才能使语言研究有用，而不流于学术游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以经世致用为学术追求的语言学不是语言学。所以，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要勇敢面对各种挑战，要把语言研究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传承结合起来，要把语言知识和理论应用于人类生活和科学进程的方方面面作为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来看待。

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主旨在于解决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取决于全国语言学界的共同努力，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构建理论语言学协同创新联盟体。201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国天津召开了“中国理论语言学前沿及其协作应用”高层论坛，国内八家主要语言学会围绕“新时代的理论语言学”主题，打破学会壁垒，拆除学科藩篱，不以学校、地域、语种、学缘、年龄、性别等为限，“聚焦前沿、交流碰撞、开放包容、协同发展”，形成了一次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学术盛会。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协同活动，语言学研究也呈多元态势。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世界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生存的非孤立性、语言性质的多重性、语言构成的复杂性、语言功能的多样性等因素决定了语言研究的开放性和协同性，因此迫切需要一个联盟体的出现，形成一个联合研究、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学术平台，大家聚焦学术前沿，联手攻关项目、出版学术精品，协同人才培养。

第二，增列语言学为一级学科。在我国现行的学科体系中，语言学是被置于“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实际上语言和文学是性质差异极大的学科，在人文科学中，前者与自然科学靠近，后者与艺术接近，在研究方法、评价等方面二者也相距甚远。增列语言学为一级学科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学科性质。据现代通行的分类法，一级学科是根据学科的性质，而不是按国别分类的，所以语言学与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是并列的一级学科。在“国际”的社会科学类别系统中，语言学是一级学科，国内外的图书分类法和百科全书的学科分类都是如此，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学科目录，也是将“语言学”（学科代码740）列为一级学科，与“文学”（学科代码750）并列。二是学科历史。语言学史上曾有四次革命，如果从18世纪末第一次革命——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语言学冲破其他学科的束缚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算起，它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语言学经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当代功能主义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几场革命的洗礼，已经成长为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三是学科优势。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语言学受各种非正常冲击最小，一直与国际前沿学术兴趣保持同步，一直按自身逻辑有序发展，而且我国多语言、多方言、历史文献丰厚的特点也使我们的语言学具有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的独特优势。四是学科功用。语言学是一门国家急需的学科，语言学不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和理论科学，其研究的成果也在多个社会急需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从宏观层面看，国家需要语言学在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安全、语言传播、语言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从微观层面看，推广普通话、方言

保护、词典编纂、机器翻译、人工智能、人机对话、文字处理等方面均需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与支撑。

第三,打造中国语言学派。长期以来,国内语言学界流行一种负面观点:中国古代语言学缺乏比较完整发达的理论体系,中国现代语言学对西洋语言学有着较强的依赖性,难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这种观点虽说有失偏颇,但也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客观地讲,阻碍中国语言学研究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五:长期缺乏思想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语言学接缘性研究滞后、语言观的残缺、语言研究方法陈旧以及语言学史研究薄弱。因此,中国语言学派的构建需要直面问题,总结经验教训,需要秉持“三来”原则,即“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立足本来”就是珍视自己,发扬传统,发掘整理凝练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资源。毫无疑问,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几项重要成果具有世界性学术意义,如汉代到东晋对语义的研究,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有实用价值的典籍;随着南北朝到明末对音韵学的研究,《切韵》《广韵》《中原音韵》等韵书相继出现;清朝对音韵、文字、训诂、语法进行整合研究,《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马氏文通》等“官书”的出现即是证明。“吸收外来”就是继续倡导开放包容、融通世界,但新时代的对外学习需秉持“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先进性与前沿性,反对冷饭热炒。仍有一些研究者奉西为上,把一些旧的东西鼓来捣去,影响甚坏。我们应主张在世界前沿理论、交叉理论、方法理论上做文章,吸收外来精华,寻求思想的解放。二是坚持多元,反对同质。当代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当代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多元性,偏执一端否定其他、追求同质化的做法同样有害。事实表明,研究口语是语言学,研究书面语同样也是语言学;不能因为西方语言学语法研究发达就否定语义研究发达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也不能因肯定西方的语言共性研究就要诋毁东方的语言个性研究。三是坚持本土化,反对“硬引进”。就像理论研究的最后归宿是运用一样,外来理论的吸收最后一定是为我所用。本土化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地域和文化性,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不但不会阻碍交际,还会促进跨文化交流。外来理论不仅可以换上民族的服装,它还能产生正向的效应,比如,用系统功能理论、话语分析理论等来解决中国语言学存在问题的做法就是语言学研究的经典例子。“面向未来”就是做好积淀,蓄势待发。语言学派的形成需满足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学派需有公认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二是学派需有独特的理论成就和代表性著述;三是理论体系能为内部研究者基本接受并能加以发展;四是理论体系在语言学界独树一帜,并与其他学派相区别(孙汝建,2017)。为此,中国语言学界要大胆树人,推崇成果,加强共识,求新求异,共同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语言学流派。

第四,促进语言学成为领先科学。“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的命题最早是由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格林伯格教授于1973年提出的(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瑞士心理学大师皮亚杰(1999)也曾说过:“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的确切性而言,都是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中国学者伍铁平先生(1994)也曾著书《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专门论述语言和语言学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衡量语言学能否成为领先科学有三个要素:一是自身条件。现代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其他学科的先进概念和方法,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的先进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成为“最进步、最准确的科学”。二是间性条件。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种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综合。现代语言学从20世纪中叶起逐渐打破了封闭的局面,大量接受现代科学思潮的影响,理论研究从“心理印迹”到“内省机制”再到“语言环境”等学说,日益表现出其开放性和交叉性,产生了一系列边缘交叉学科,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工程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生物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先后兴起正是语言学间性活力所在。三是他者条件。领先科学要能够对其他科学产生必要的辐射作用。语言学的“乔姆斯基革命”对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的发展就曾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作用;语言学原先属于文献型学科,后来科学的发展使其完成了“语言学+技术学科”的转型,随着录音

技术、语图分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推进,语言学的发展进入了高科技的领域,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遗传与基因、刑事侦查、语言识别、自动控制、人工智能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快速的发展。

语言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国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的贡献不可否认。在新时代,语言学的前行需要理论语言学的先行,中国理论语言学工作者需要具有担当精神,不辱使命。

(作者简介:王铭玉,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普通语言学、语言符号学。E-mail: Mywang2@163.com。)

参考文献

- [1] 让·皮亚杰[瑞士].人文科学认识论[M].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2] 孙汝建.中国为何没有语言学流派?——关于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的思考[J].云梦学刊(社会科学版),1991(1): 83-87.
- [3] 孙汝建.跨世纪的追问:中国为何没有语言学流派——兼论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值[J].文化学刊,2017(2): 35-42.
- [4] 王铭玉.关于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发言[Z].今日语言学,2018-5-30.http://ling.cass.cn/xzfc/xzfc_xzgd/201805/t20180531_4327676.html#.
- [5] 王震民.对现代语言学流派的比较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1987(2): 67-73.
- [6] 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和语言学的重要性[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35, 64.
- [7] 杨亦鸣,徐杰.语言学应该调整为一级学科[J].语言科学,2010,9(1): 1-9.
- [8] 赵世举.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及当代使命[Z].中国语情,2018-9-29.

摘要: 语言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国语言学学者对世界语言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繁荣发展语言学,需要理论语言学先行。目前,中国理论语言学工作者要共同思考五个重要问题并处理好彼此关系:一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是“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三是范式与方法;四是对话与交锋;五是理论与实践。与此同时,中国理论语言学工作者要以担当精神,为繁荣理论语言学积极努力,做到四个争取:一要争取构建理论语言学协同创新联盟体;二要争取增列语言学为一级学科;三要争取打造中国语言学派;四要争取促进语言学成为一门领先科学。

主题词: 新时代; 理论语言学; 中国学派; 问题; 建议

The Mission of Chinese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Workers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Linguistics has a long tradition in China, and Chinese linguistic scholar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in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need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first. At present,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linguistic workers should consider together to properly cope with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following five important issue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spirit;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learning from the East”;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digms and approaches;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ogue and confrontation; and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Meanwhil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rosperity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hinese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workers should also strive (1) to build a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lliance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2) to upgrade linguistics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3) to build a Chinese theoretic school of linguistics, and (4) to promote linguistics into a leading science.

Keywords: new era;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hinese theoretic school; problems; suggestions